

留在台南新營的一枚甜蜜印記

一直追著這些僅存的鉛字腳印，不但繞了台灣大半圈，甚至走了法國一趟，回來之後，有天又突然在報紙一角，發現又冒出一座活版印刷廠來。

納悶著，為什麼之前一丁點消息都沒有，卻突然又在這個時刻冒出來。

從照片上看起來，怪怪，看起來這規模可不小。我屏氣凝神，小心翼翼地怕眼前字句、訊息，一吹就散。

尚未曝光的地方，到底還有幾個呢？我一面思索著，一面判讀這些訊息。

這以前聞所未聞的地方，原屬於台糖，顯然因為最近的遷移計畫而曝了光。據說他們是想把這些鉛字、機器遷到高雄橋頭糖廠去。

撥幾次電話，沒聯絡上對方，我也不管是不是會白跑一趟，找最近合適的時間，就拎起攝影機直接殺過去碰運氣了。

台糖實在太大了，這個印刷廠的位置其實位於入口，說起來也有點規模，不過沿著小路進來，我整目光都給大門口的好幾列的五分仔小火車給吸引去，一直往裡面走去，走著走著發現不對勁又繞出來，問了火車站台旁泡茶的大叔，才找著，原來就在小路邊邊而已。

正是驀然回首，那廠正在五分仔鐵軌外。

一、鉛字、甘蔗、鐵支路

見面三分情，這話屢試不爽。

登門拜訪之後，他們也沒有馬上排斥我這個不速之客，只說要跟上面報告，要我等待等待

約訪、拍攝時，常常來不及吃飯就出發。對於這種時而不時冒出來的等待空檔，填肚子，剛剛好。別以為自己有多耐操，一旦肚皮耍起脾氣來，也可不是鬧著玩的。

新營，原先是台南縣政府所在地。

附近街上走了好長一段路才找到吃的，小吃店生意也清淡，就得便跟老闆聊起來。往往填肚皮時會有意外收穫，這道理就像在檳榔攤問路是一樣的道理。

原來，新營本是台南縣政府所在。自從縣市合併改制之後，這整條街變得生意蕭條，業績一落千丈，店家紛紛關門大吉。

「別看現在沒什麼人，原本這條街左右兩邊都是做吃的，現在，你看剩多少？」老闆大吐苦水。

我指指街上招牌，「那些不是嗎？我原本以為是晚上才會開的……」

小吃店老闆進一步解釋，「很多都關門大吉了，你想想原來好幾百名上班的公務員跟著遷到市區去，連外來的觀光客都明顯減少，連計程車生意也大受影響。要不是房東體貼房租降了快一半，我也做不下去了。」

「原來縣政府的人員全都搬到台南去了嗎？」

「有啦，這邊的辦公廳還有一些人在上班，只是不比以前了。」

難怪新營的文史工作者要大聲疾呼「在地保存」了。

在行政中心撤離、人口外流之後，若是連這些往昔的美好都留不住，不別談什麼未來，連自己人的鄉愁也將落得揀拾無處了。

不只鉛字印刷在凋零，同時。舊日新營的繁華也到此拆版瓦解了。

下午重回廠房內，望著那鉛字們一粒一粒麤聚著，任憑時代洪流沖刷，還難堅持住這片光景，頓時，感觸叢生。

二、鉛字的命運

從外面回來時，又重新環視了一次整個廠區，

「蔗農服務社」、「新營分社」的牌子，標在入口門牆。

牆內，有三座廠房，每一個大約學校禮堂大小，整個印刷廠區也差不多也是個小型學校的規模。

「你看頂面的樑，攏是 Hinoki（檜木）耶……」

沒想到回來後，多了一位已屆退休之齡的老師傅為我介紹，他竟就姓唐奇妙吧（真是註定在糖廠幹事的）

「總共擁有三、四十萬個鉛字，七萬多個銅模，還有圓盤印刷機、鑄字機、紙型活版印刷的傢俬一項不缺。」

「嚴禁煙火」，大大的紅色警語漆在廠內的前方白牆。

底下，字架之間的走道，寬度之氣派，容納三個人錯身都不為過，是台北那種僅容一人旋身的侷促所難以想像的，當然也只有台糖這種國有土地，才能有的

氣派，然而，想想「法國國印」這種一度引領歐洲數代風騷的大廠，也被時代潮流沖出了那座原有古老建築之外，兩相比較，也才能理解如今這款氣派的存在並非理所當然。

日光被那種木頭框邊的玻璃篩落在地，一灘灘霧濛濛像沼澤地。灰牆與鉛字之間拉起的蛛網，緩緩顫動著，好像在彈奏一首低沉的曲子。

事物的精靈在此佈下了羅網，纏住了整個空間。恍惚之間，機器群還在運轉著，鉛字隊伍仍在木盒上行軍。

眼前的糖福小而美，難得的小確幸之美。

若是巴黎近郊那些寶物們有感，會羨慕死了吧。我想。

那些法蘭西「國印」之寶，不是不可貴，然而正是失去了這些精靈妖兒們的守護庇佑，使其變成了商人手中的飾品。

啊哈，如此說來，此刻幾位前方辦公的就是蜘蛛女了？歐，不是大姐們。

我從這幾位大姊們口中得知，他們仍在接附近客戶的小量訂單。不過，當然用的是快速印刷。這個早已不「現代」了的部門，就位於另外一棟平行的廠房之中。

「聽說這些鉛字、機器都打算要搬到高雄去，你們覺得怎樣？」我試探性地問。

沒想到回答直接了當，「你認為這批鉛字機器，光整理要費多少功夫？」他反問我，「從彰化遷過來那一次，已經損失了很多東西，再遷一次，你認為結果會怎樣？」

三、糖福印刷廠最初在彰化和美

為我導引的這位唐姓師傅，是糖福印刷廠留下的最後一位。他熟悉廠裡面所有機器操作，雖然他也差不多就要退休了。

看著看著我跟老師傅閒聊起來，

「這印刷廠本來在彰化，我也是彰化過來的。」

「金ㄟ？阮同鄉啊！」那一刻，我驚喜莫名。

唐師傅知眼前這個小老弟也是從彰化來的，整個人像壺水燒開了似的；積壓大半輩子的故事，恨不得一骨碌全倒給我。

「那是在彰化哪裡？」

「和美。」

那可是我家隔壁小鎮啦！我誕生的「過溝仔」與和美只有一線之隔。

這位老同鄉一直反覆耳提面命地說，印刷廠原來是在和美，而不是在溪州。幾次以後，我終於忍不住疑惑問，

「可是，我看報導連你們自己的《台糖通訊》都說在溪州，不是嗎？」

「那是記者寫錯！」

顯然見我疑惑。老先生除了叮嚀之外，還特別拿了紙條，寫下一段文字，

「彰化糖廠酒精二廠改建，民國 43 年籌備 44 年 7 月 1 日開始運作治民國 58 年 9 月遷至台南新營市建業路 73 年 3 月又遷移至中興路 40 號到現在。」

我訪問到的印刷老師傅，寫起字都有一種相同的認真，好像就是拿著刀在刻字一樣。

唐老爹的父親原是日本時代糖廠的員工，所以它在高中畢業後，參加了當時的「職工印刷福利所」為員工子女所舉辦的職技訓練，錄取後就正式進入印刷廠工作，一直到今天。

在這裡，字模、鉛字、木盒、排版枱還有鋅版、樹脂版，鑄字機等等，之前過訪問時看到過的幾無遺漏。

我看見桌上放著兩塊凹凸凸凸有點斑剝灰泥色的版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我難掩興奮地問著，一邊湊過頭去仔細看上面印的字。

「喔，這是過去接學校的單印考卷所留下的紙型。」

「是非題」

()在殷商時代，我國北方，已經有了城市，而且交通也逐漸發達。」

還有，「選擇題」

()秦朝了 ①封建諸侯間 ②貴族平民間 ③抵抗外族④胡漢相爭的戰亂，開創了統一的帝國。」

我看著這個斑剝的版，好像這才發現小時候「我國」、「歷史」這些概念，其實是這樣被教育、形塑出來的。這道理其實在簡單不過，然而，當這塊紙型清楚地擺在眼前，那個看不見的架構彷彿這才現形了。

才一轉眼，又發現櫃子上方，一捆一捆存放著形狀像是捆起來的乾草圈一樣的東西。

「喔，那是木條，排版時塞在鉛字當中的木條。」

我大大地驚嘆道，「這些年在台北，有好幾本書要採用活版印刷，就是缺這些木條，結果你們這邊這樣一大捆一大捆的。」

老師傅一個轉身，熟練地拿起零散的木條為我示範。他如數家珍地操作這些工作檯、印刷機、感覺那時代的每一個字、每一部機器，甚至零件都與人的雙手有著一種親密關係。看著那那充滿風霜的雙手熟練地操作著，我感覺到這份親密感正逐漸流失，流進時代與時代的夾縫之中。

談話間，我的眼睛餘光一直感覺到有什麼窗外潑灑著，稍稍側頭一瞥，這一瞥，將我暫時帶離了交談……窗外，日光透明似水，外頭的幾株油綠綠的甘蔗，隨波擺動，恍惚夢在白日。整屋子的油墨氣味，似醒未醒，隱隱約約地，勾引著你進入另外一個次元的時空。

四、糖廠的「鎮廠之寶」

一塊令我迷惑的鑄版，在工作檯上，圓形之中，鐫刻著放射狀線條。

反射地以為是八卦；會這樣以為，實在是在印刷廠看多了廟宇、符錄、籤詩、善書之類的版，他們是過去活版印刷的大主顧，而且說實在的這些籤詩符仔，若是用電腦列印，也真一點法力感也沒，還不如活版油印來得有感應。不過，仔細一看，發現這圖樣顯然是我未曾見過的，直覺告訴我「挖到寶」了，馬上抓著唐爸問個究竟。

果不其然，這塊圓形輻射線條的版是糖廠「特產」。不過它是拿來做什麼用的呢？

原來，它是糖廠鍋爐運轉的溫度控制表。

「機器進來的時候，都附有一本說明書，這是從說明書中抽印的，我們廠自己可以就自己鑄版翻印，讓每個操作的師傅都有一張。」

過去，這些煉糖鍋爐都是一天 24 小時不停運轉的，而何時升溫、何時降溫，所有產糖品質的控管，就全靠這張溫控表。

「那時候還沒有影印機，我們糖廠自己有印刷廠，翻印圖表當然就自己來了。」

「現在連影印機都不用，電腦列印就解決了。」我說，當然感覺那跟這塊似的鐵版比起來，也實在好沒 fu。

說穿了，其實是因為整個遷移計畫，激發了新營人出來主張在地保留的願望，糖福印刷廠才會在此時，曝光在媒體上的。

遷移之想，應該又是出自人們自以為聰明的計算，以為整併能作更有效利用。然而，遷移之後的土地拿來做何利用？若是對照之前在彰化的歷史，則難免更引人疑慮了。

之前位於彰化和美的糖廠社區舊址，在整個改建國宅取名「彰化新都」。然而，四十年的時間過去，證明除了飆漲的房價之外，並未如願成為「新都」，而本應造福公眾的土地，卻淪為財團手中炒地皮的肥肉。

這些字盤、字粒、膠版、鑄字機器……甚至連糖廠都在此地生了根，它們能夠盤住時光這麼久，必定也有一種散發光芒的魔力。這不但是觀光資源，更是鄉親的歸屬、根繫所在。小地方是否能與大時代一搏？就看怎麼珍惜這些點點滴滴了。

五、心底一枚甜蜜蜜的印記

訪問結束之後，有天跑一趟到圖書館找到了更早的資料。果然在台糖以前出版的圖書發現，光彰化一地就有彰化、溪湖、溪洲三座糖廠。

「糖福印刷廠」果然在和美，是台糖的員工福利會所設置，隸屬於中寮糖廠。

但，明明在和美為什麼又說是「中寮」呢？

原來，這個「中寮」不在南投，而是和美犁盛里一帶過去的地名，因此才有「中寮」糖廠之稱。

後來，我電話問了老爸，開了一輩子三輪車四處運貨的他，大城小鎮到處跑的他也不知道這個印刷廠。我換了個方式旁敲側擊了好幾次，才挖出一些東西來。

「和美是有一個糖廠啊，我不知道什麼印刷廠，你說糖廠我就知。」

「這個社區有站警衛室，不准人隨便進去，裡面聽說有冰果室、理髮廳、還有自己的消防隊。」在老爸口中，顯然糖廠員工自視水平甚高，與鄉里隔絕，不是很親近的。

還有，以前中的「五分仔」車，就是從糖廠開出來的呀。

是啊，那些在我家附近已經連鐵軌都挖掉的五分仔車路。如今在新營的印刷廠旁邊，都還停放著好幾量呢。

尋訪活版印刷的痕跡，沒想到竟然跟自己的生命史接上了頭。民國 58 年糖廠由和美遷移新營之時，是我還仍在牙牙學語、走路還不穩的時候，如今竟然在台南異地相逢，真是打心底被蓋上了一枚甜蜜蜜的印記呢。